



法国当代文学
丛书

瑞典火柴

[法]罗贝尔·萨巴蒂埃著 马振骋译

I 565.4
22



法国当代文学
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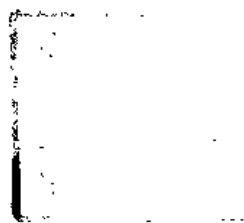
89305

瑞典火柴

[法]罗贝尔·萨巴蒂埃著 马振骋译



200404721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Robert Sabatier
Les Allumettes Suédoises

Edition française 1969, Albin Michel

Avec tous nos remerciements au Service
Culturel du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
à Changhaï pour son concours à la
publication de cet ouvrage.

瑞典火柴

[法] 罗贝尔·萨巴蒂埃 著
马振骋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
常熟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625 插页 4 字数 178,000

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327-1599-X/I·956

定价: 9.70 元

(沪)新登字 111 号

目 录

引 子	(1)
第 一 章	(3)
第 二 章	(23)
第 三 章	(41)
第 四 章	(64)
第 五 章	(85)
第 六 章	(110)
第 七 章	(132)
第 八 章	(154)
第 九 章	(177)
第 十 章	(206)
第 十 一 章	(230)
译 后 记	(270)

我的街光辉灿烂。

几年过去了。我学会了不少东西，旅行到许多地方，见识过其他的——也就是根据天空、太阳、海洋而不同的——亮光，辨析人对植物同样必要的光明中无法相比的深浅差别。但是，无论大自然、书籍，还是别的，都没有像我的街在我的记忆中留下这种感觉：我的街是太阳，白晃晃的，不变不灭。

这种光辉无疑只存在于心里，或者只存在于记忆的衍变中，现实是否如此我就没那么肯定了。但是这种阳光的眷顾也是生命的眷顾。我十岁时，生平第一次感觉到了生命：生命是随着第一次创伤开始的；我从植物变成了动物，变成了不同于野兽的野兽，因为我是一个小人，而不是一头小猫，一道眼泪终究在我的脸上干了。

是的，光辉灿烂，带着它的被阳光晒得发白的灰色楼房，珠光闪烁、拼缝中长出绿草的石子路，保持区内清静的一块块石桩。光辉灿烂，以致把每一个时刻都定影在记忆的底片上。永不消失。我又看到这个小孩在最初遭遇的悲剧前颤抖，不解

人情，眼皮闪动，心跳得厉害，我不把这个小孩看成我自己，而把他看成我自己的孩子，溶化在往昔强烈的白光中。那时世界还是充满欢乐的……

第 一 章

小孩把手指头举到嘴唇上，拂过湿润的脸孔，掠过对脸显得过于大的绿眼睛，撩起一绺金色长头发，头发立刻又挂到额前。他长时间一口口吸进去满是灰尘的热空气。

他坐在人行道边沿上，跟石子路两端的横行道保持同等距离，黑色灯芯绒短裤的折边在两条腿上都留下了印子。他没有立即站起来，仔细观察周围的一切，仿佛刚从陌生地方醒来。这还是第一次，街景一幕接一幕，一堂接一堂，使他看了出神。以前他只是蜷缩在母亲的怀抱里，对街上的事物都隔了一层，他也没有真正看到，现在一切都如实地显露了出来，也使他意识到自己有血有肉的存在。他贪婪地注视这一切：房屋、商店、墙、招牌、路牌……不知不觉间，这一切在他看来奇特而又真实得令人压抑。他这时针对这个天地向自己提出问题。他不在别处而在这里干什么？为什么这一切都围绕着他？他，奥利维埃，已故的皮埃尔和维吉妮·夏托纳夫的儿子，为什么要遇到这样的幸事、这样的祸事？为什么从今以后这样孤苦伶仃？

孤单。离散。孤单像路过的那条狗。离散像拉巴街的这一段路(双号七十二至七十八号,单号六十九至七十七号),接连好几个十字路口,割裂得好似身首分了家,上端是朗贝尔街(北方旅舍,拉里埃旅舍,警察分局),下端是拉梅街和居斯蒂纳街。往上则到巴歌莱街为止,都是些墙粉剥落的房屋,而蒙玛特尔高地矗立着九层楼大厦。拉巴街的这段与周围合不到一块儿,自成一条路。

奥利维埃抬起眼睛,慢慢旋转头,接连看到达尔达尔工厂、屋顶管道装修店、洗衣店、阿希尔·奥泽葡萄酒。他还对其他字扫了一眼,看得那么快,这些字成了一个长得念不到头也没有任何意义的词:当天鸡蛋直接运自奥弗涅维也纳而包折叠领……后来他又把每个字母拆开试图倒过来念,七颠八倒地要排列出次序来。

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,撑开两条瘦腿,看阳沟洞;每天早晨街上的水从斜坡上迅速往下冲,灌到洞口就不见了。在两条石子路之间他捡到一件东西:一个弯头铁钉,形状像条船。他伸直右腿,身子向左侧,坐在半个屁股上,往后仰,把那根铁钉放进已经塞满的短裤口袋里。他这时想起在东方烟草咖啡馆柜台前听到的一句话:“瞧着阳沟走上一小时,准能捡到硬币足够自己喝上一大杯红葡萄酒!”一大杯红葡萄酒,一只红的大杯子,一只大杯子。这些词在他的脑海中滑过,然后又飞走了。他没法集中思想。

他最后拉着短裤站了起来。沿着阳光满地的小街往上走,眼光避开小量批发兼营零售的缝纫用品商店,小店的清漆门板上挂着打上铅封的锁链。他的胸口发痛,发出一声呜咽,呜

咽又成了抽噎。他相信自己要哭了，但是忍住了没让眼泪淌下来。

他看了一眼天空。阳光穿过他的衬衣，晒得他肩膀发烫。他害怕太阳落得太快，他怕黑夜，刚才巴歇莱街两个顽童揍了他一顿也没叫他这么害怕。他没有还击，也没有哼一声，仿佛挨几拳没什么了不起，仿佛这是他应得的。于是一个动手的人惹火了，走开时对着他大吼：

“你妈回老家了。是你这小子活该！”

在街上小打小闹司空见惯，谁也不以为意。杜杜和洛佩兹住巴歇莱街，奥利维埃住拉巴街，他也算是为了两条街的宿怨付出代价，但是一听到骂声，他抬起一双大眼睛，表示不理解。“你妈回老家了……活该。”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是罪有应得，命里注定，后来他的思想乱了，他哭了起来。

他闷闷不乐地走着，到了七十三号门前，里面住着自命不凡的阿克太太，她家那扇朝底层开的窗子，在玻璃的晃动中打开了。这个女人把一双肥手放在窗槛上，头一扬对着他喊：

“嗨，进来吧。”

他好奇地看一眼实墩墩的前臂，走进过道，墙上斑驳陆离，成了模糊不清的地图。室内一股热衣服和薰衣草的气味。女人关窗时看着他说：“你又上哪儿去野了……”小孩没有回答。他坐上一只草垫矮椅，抚摩一条红毛狗的下垂的耳朵。

阿尔贝蒂娜·阿克太太的脸令人想起一件未完成的雕塑，浓发覆盖下的五官原本可以很妩媚的。她像所有胖女人一样，懂得利用镜子制造幻觉。她的那面镜子窄小，照着可使胖脸变成瘦脸。她对着照个不停，摆出最叫自己中意、放心的姿

势。这样一来，她给自己梳了个怪发型：鬓角的卷发挂在胖胖的腮帮两边像黑色刨花晃来晃去。上嘴唇的口红涂得很大，使小嘴巴变成圆圆的，再在颧骨上涂了两片胭脂，更使她看起来像个脸蛋鼓鼓的木偶。

他们三个——女人、小孩和狗——待着悄然无声。布雷斯木壁板大衣柜里放着摺叠整齐的精细内衣，还散鼓着几包香草。跟区里其他门房不同，这一间收拾很干净，甚至还有点花哨。阿尔贝蒂娜自称除了自己这份低微的职业以外，她还有其他收入，一个女儿嫁给有钱人家，周游世界，时常汇钱给她。虽然她总让那本五颜六色的邮票本摊开放在桌子上，但是没有人相信她的话。可能在这个平民区，这也是她和其他人保持自己这份幻想、装装门面的一种方式？

女人把一只四斤重剖开的黄面包搂在晃动的胸前，切下两片。面包皮咔咔响，声音非常悦耳。阿尔贝蒂娜毫不和气地问小孩：

“你要果酱还是巧克力酱？”

因为他没有回答，她耸耸肩，嘴里喊：“喔！啦！啦！”在面包片上涂了黄油，再在上面摇晃“塞莱博”食盐瓶。奥利维埃谢了一声，小心吃了起来，尽量把往下掉的面包屑接住。金黄色钟摆摆得非常慢。狗隔一会儿直立起来，想要抓到那片面包。小孩很困窘，把面包举过自己头顶。狗又没精打采地落下，发出轻微的呜呜声。气氛肃穆庄严，只是偶尔听到地板的劈啪声，苍蝇在玻璃上的撞击声。阿尔贝蒂娜用四根针并成方块在编结袜子。奥利维埃挺纳闷，结出来的袜子怎么会是圆的。他慢慢啃面包，每口都嚼得细细的，溶化在嘴里，这是在拖延时

间，因为吃完后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该做什么。

静默。始终静默。一星期来大家都不说话，他把这种不声不响看作是一种指责。他感到自己有罪，仿佛他该对这次死负责，由于对现实缺乏想象力，没能相信有死这样的事。

“你又打架了，”阿尔贝蒂娜终于开了口。

小孩回答：“不，是杜杜和洛佩兹他们……”她声称他“没有在回答她的问题”，他好像不乐意跟她解释一件逻辑上如此清楚的事实，声调奇怪地指出：

“这是因为我妈死了。”

阿尔贝蒂娜一下子恼了，喊了一声：“都是些无赖！”为了表示公正无私，又说：“你也是。你总是在街上溜达。你……”她叹了口气，然后突然拉出五斗柜的一个抽屉，把她的编结物 and 一团毛线往里面一扔。这团毛线是她赚来的还没有付钱。她猜小孩知道这件事，以为看出他的眼光中有一种责备的神情，心术不正地说：“毛线的钱会付给她的！”接着火从中来更提高了嗓门：

“嘿，走吧，到外面去吃，你弄得到处是面包屑，还有你也是个小无赖！”

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她自己知道吗？可能因为镜子把她眼角的鱼尾纹照了出来。可能因为她恨生命中许多事情。她瞧着奥利维埃往外走，差点想改口，给自己倒了一小玻璃杯苹果烧酒，喝得津津有味，然后抿起嘴再也不说一句话。

奥利维埃瞧着自己凉鞋的鞋尖走出过道。他的嘴唇还保留一股咸味。阿尔贝蒂娜为什么要提到毛线？他相信明白她

的意思，但是这毫不重要。变故发生后才只过了一个星期，日历上那一页还没有撕掉，上面是红色粗体大字 30，后接黑色的四月，日历托座上写着金色字母年份。那时他的母亲在清理小店月底帐目，准备给客户的发票。他爬到了钱柜后面的高腿圆凳上，而她靠在一块光滑的、上面粘了一把木尺的桌子上，要他记录下这些词：紫红斜纹布、金色流苏、粗线、服装衬里、缎带、束腰带、轴线、丝光线……还有数字，写在灰色长框格内那一行的最后部分。然后他把这些数字加起来，把进位数用铅笔写在纵行的上面。经过母亲核实后，发票就堆放在桌上，压在一块红柄磁铁下面，磁铁上总有几根别针。以后再把这些帐单装在开窗信封内送出去。

他的母亲身材修长，长了一张完美的瓜子脸，配上两只绿得不像真的大眼睛很生动，这点倒留给了儿子；还有一头亚麻色头发向后梳，盘成一只厚厚的发髻，上插一把黄玳瑁梳子。在玻璃门的招贴纸上，漆匠用英国字体写了几个黄字：孀妇维吉妮·夏托纳夫，但是她把“孀妇”两字刮掉，只剩了一些痕迹。尽管她已三十岁，还有人称她“小姐”，她听到一边笑一边指指奥利维埃。献殷勤的男人酸溜溜地说：

“得了，得了，他是您的小弟弟。不是吗，我的孩子？”

当她举起手扶正发髻，或用梳子压住一绺头发，她就会唱歌，总是那个调子：啦—啦—啦—啦。她的皮肤又白皙又光滑，像斯堪的纳维亚人。眼圈一直是乌黑的，眼睫毛长长的，使眼睛的光芒不致那么咄咄逼人。有时她的颧骨上升起红晕。她十八岁时，肺上有阴影，但是她偏说自己已经治愈。苍白的嘴唇张开微笑时，露出珍珠般闪闪发光的牙齿。她不在乎穿得时

髦不时髦，四季不离稍稍有点长的黑裙子和自绣的白色细麻布短上衣。

偶尔，有个男人来看她。有一阵他常来小店，试图赢得小孩的好感，后来他消失了，继之而来的是另一个男人。奥利维埃不大喜欢这类客人；他们一来，妈妈就关上小店，叫孩子上街去玩，甚至他不想去时也如此。或者给他一点钱上电影院，到马卡黛宫或巴尔贝-百代，要不就是新潮宫影院（从前的杜费埃尔），或者更远一点的斯蒂芬森（俗称：斯蒂芬）。有时还叫他去他的表兄嫂让和埃洛迪家里，他们住在同一条街的七十七号，但是结婚以后，让对奥利维埃疏远多了。

维吉妮跟孩子在一起，不大像个妈妈，而更像个大姐姐。有时她把他拉到身边，目不转睛看着他，仿佛他是一面镜子，好像准备跟他说上一句知心话，或者向他泄露一个伤心的秘密，但是又很快咬住下嘴唇，惊慌的目光向四处张望，找寻一个永远盼望而不来的帮手，带哀求的语调说：“去玩吧，奥利维埃，去玩吧！”

他更喜欢玩晚间的游戏，她成了他的玩伴，玩具放在从壁柜里取出来的小盒子里：红马、黄马、带编号纸牌和圆柱形棋盒的罗多游戏、国际跳棋（少了一只黑子，用钮扣代替）、跳蚤棒、多米诺骨牌……这时他们共享欢乐，是真正在一起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她教他玩黄矮人，玩到中途，对他说：

“不要再叫我妈妈，叫我维吉妮。”

但是他嘟一嘟嘴，嘴唇微微一动，还是叫“姆妈”。

在缝纫用品商店这些多层的抽屉里、聚积如山的纸箱里，贴标签的包装里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珍宝：内衣上的红色字母

缎带，裁缝软尺，花边，饰带，绦子，拉链，宽紧带……奥利维埃帮助母亲清点，识别毛线、棉线和线绳牌子的名称，黄麻布和亚麻布的质量，形形色色的钮扣；黑眼珠一样又黑又亮的，按扣上用的，镶带上用的，皮制的，木制的，螺钿的，金属的，假象牙的；还有一切金属缝纫用品：内衣裁缝剪子，套装裁缝剪子，刺绣剪子，开缝剪子，裁剪剪子。还有缝纫针，编结针，钩针。绣花底片，上面画了米勒的《晨钟》、狐狸和鹬、玫瑰和猫等图案，说明晚间过得不会轻松。黑玉做的别针，五花八门的绦带、缎带、飘带、花边、细布绉领、丝蝴蝶结，叫人想到花枝招展的打扮。奥利维埃搜集所有空的线轴。他往上面插四根针，送给附近的女孩，她们很高兴做几根链子，穿过轴孔串成一长条，可是不知道派什么用处。

上午，商店始终挤满人，不但有家庭主妇，还有洗衣妇、女装裁缝、饶舌的太太、附近的服装师——维吉妮同意给他们打折扣。人人说话，人人笑，人人不是听劝告就是提出劝告，大家翻阅时装杂志，大家选择图样。在众目睽睽之下衣料和缎带沿着木尺量长短，收款机响得欢。维吉妮的名字要叫上百遍：“维吉妮，一段绿色滚边……维吉妮，我的百褶太阳裙好了吗？我的钮扣呢？我的衬垫呢？……维吉妮，我要配一点玫瑰色滚边带！……维吉妮，二十五公分罗缎，背带宽紧带，垫肩……维吉妮，嵌线、绦子、缕空花边，不要那么多，不是这个，对，那个，维吉妮，维吉妮……”

那天晚上，她干咳，身子摇个不停，把一只又白又长的手放在胸前，手上两枚戒指闪烁，一枚是她的，一枚是五年前故世的丈夫的。心火使她的眼睛生动明亮，因为小孩望着她，她

勉力笑了笑。她比平时早打烊，说：“没有人来了……”然后语调还是高高兴兴地加了一句：

“你知道，奥利维埃，咱俩待会儿要做巧克力酱！”

他们住两个房间，商店占一间还多，所有的空间都堆着库存的货物。胜家缝纫机上始终放着剪刀、针箍、线、衣料、针垫。在上蜡的桃木餐具桌上，放一座《受伤的亚述母狮》铜雕像，狮身上的箭可以旋下来。桌上还有纸板、毛线团、产品目录、样品本。

天色暗了下来，维吉妮点燃郁金香形吊灯，把半圆桌上的毛线团撤走几个，擦干净漆布，然后从食品柜取出一大块做甜点用的巧克力，撕开绿色包装纸和锡纸，绿色包装上有金奖花饰。她给奥利维埃递过一把菜刀：

“你把巧克力放在盘里切丝……不，轻一点。”别偷吃得太多啦……”

巧克力切成丝，她一点点把它倒入沸水内，把小块在锅子边上压碎。可可巧克力气味非常好闻。巧克力敲碎时边上的颜色轻淡，有点拱起。

煮巧克力成了一种仪式：维吉妮一边用木勺搅动巧克力浆，一边添加少量富脂牛奶，然后再洒上米粉。当她觉得巧克力够稠时，再浇几滴香料或咖啡精。香气扑鼻。奥利维埃一边装猫叫，一边舔嘴唇。他们相互指责对方嘴馋，维吉妮打开一包黄油面包，再在上面涂了黄油。

吃过这顿丰盛的晚餐，打完一局麻将，小孩在督促下复习功课，在克利尼昂古路小学，冈比埃神父（大家叫他皮皮奇）继承了某一种旧教育方法，抓住你的太阳穴上的短发一拉一扯，

脸上摆出可爱的假笑(为了应付家长可能作出的投诉)。享受了这类奇特的抚摩以后,接下去还得听一通南方口音的嘲弄:“这么说来先生您这几课书是没有学喽。先生是个笨蛋,是个大笨蛋……”班上的同学全都哄堂大笑。

那天晚上在他的记忆中永志不忘。多年以后那天晚上的情景还是在他的眼前,还是在他的生活中。它不是把他的人生突然地分成了两半吗?他沉浸在脆弱的天堂里,他有过不完的明天,他翻阅历史书上的人物图像:穿戴华丽的弗朗索瓦一世向衣衫朴素的查理五世张开双臂;亨利二世和狄亚娜·德·普瓦蒂埃,四周都是蝶螈图像,参加处决异教徒的场面;拉瓦伊亚克在铁器街手执匕首刺杀亨利四世……他翻阅书页,总比当天的课程看得多,对维吉妮说:

“给我讲亨利四世的故事,给我讲路易十四的故事……”

这些法国历史事迹,他不看作是丰富知识的学习,而是美丽动听的传说和故事,不比贝洛的童话故事更加真实。

然后是每天晚上的美事。每个孩子对于爱他的母亲来说都是一位王子,现在王子要就寝了。枕头用拳头打松,床单仔细拉直不起褶裯,被子折得很高盖住下巴,轻轻的抚摩,睡前最后的亲吻,裙子的窸窣声,龙头的水流声,远处的呢喃声,身子幸福地进入梦乡,沉睡了。

时间可以流逝,然而他永远忘不了这次不平常的苏醒。母亲没有起床。可能天还早。他合上眼睛想再睡一会儿,但是透过护窗板上脱落损坏的木条缝,强烈的日光钻了进来,使他无法再睡。他离开自己的床,到母亲床上跟她一起;为了不要孤

零零待着，靠着她的身体缩做一团，把嘴顶着她的赤裸的手臂。她的皮肤很凉，他把被子往上拉。他迷迷糊糊又睡了，然后又醒来，时间长得令人绝望。外面，街上的噪声在他听来不同往常，脚步声也不像清晨那样有奇特的回响。听到院子里各家窗户上对话的片断。很远有一辆汽车在鸣号。他咳嗽，翻个身，好几次这样做希望惊醒母亲。

后来，护窗板上响起敲击声，他弄不清到底几点了。他听到一些熟悉的声音，说话的是店里的常客，是谁呢？夏米依太太、施拉克太太、阿克太太？有人喊：“维吉妮，维吉妮，门不开啦？”然后有人喊他：

“嗨！孩子，奥利维埃，怎么啦？把你妈叫醒！她躺在床上把自己也忘了？至少没有生病吧？维吉妮，维吉妮……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我叫醒她！”他回答。

他抚摩母亲的两腮，在耳边吻了几下。她依然一动不动。他以为这是在游戏，唱起：“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……”他举起她的右手，右手掉了下来。他还是相信她是闹着玩，假装睡着，突然会大声笑出来。他跟她说话，拉她的手臂，摇她的头，但是维吉妮还是全无生气。只有她的长发沿着脸孔披下来，像是有生命似的。

他慌了，走到窗前，隔着护窗板说：

“我叫不醒她……”

“给我们开门，快，给我们开门……”

他犹豫了，朝母亲看，像是问她的意见，一直走到商店的门，拉开插闩，扳动鸭嘴把手。在橱窗的印花画上，一条狗在拉主人的特别柔软的背带。门开了，他把护窗板上的插销弹开，